

社121
673
部五：50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九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三十六

子儒家

新序十卷

崇文總目漢劉向撰成帝時典校祕書因採載戰國秦漢間事為三十卷上之其二十卷今亡
鼂氏曰當成帝時與校書因採傳記行事百家之言刪取正辭美義可勸戒者為新序說苑共五十二篇新序陽朔元年上世傳本多亡闕皇朝曾鞏子

固在館中日校正其訛舛而綴緝其放逸久之新
序始復全自秦之後綴文之士有補於世者稱向
與揚雄爲最雄之言莫不步趨孔孟向之言不皆
槩諸聖故議者多謂雄優於向考其行事則反是
何哉今觀其書蓋向雖雜博而自得者多雄雖精
深而自得者少故也然則向之書可遵而行殆過
於雄矣學者其可易之哉

南豐曾氏序略曰劉向所集次新書三十篇錄一
篇隋唐之世尚爲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漢興
六藝皆得於散絕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

以一之者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悅而向之
故先王之道爲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
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慢於
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天下學者知折衷於
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楊雄氏而止耳如向
之徒皆不免乎爲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
者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爲最近古雖不能無失
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
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惜其不
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所以攻其失者豈

好辯哉不得已也貝沓宗臣老於文學窮經之苦
高氏子略曰向以區區宗臣老於文學窮經之苦
崛出諸儒先秦古書甫脫燼劫一入向筆采擷不
遺至其正紀綱迪教化辯邪正黜異端以爲漢規
鑒者盡在此書號說苑新序之旨也說苑
說苑二十卷論衡敘辭之美晉書卷八江表
崇文總目漢劉向撰向成帝時典祕書採傳記百家
之言掇其正辭美義可爲勸戒者以類相從爲說苑
二十篇今存者五卷餘皆亡蕭
鼂氏曰劉向撰以君道臣術建本立節貴德復思

政理尊賢正諫法誠善說奉使權謀至公指式談
叢雜言辯物修文爲目陽嘉四年上之闕第二十
卷曾子固校書自謂得十五篇於士大夫家與崇
文舊書五篇合爲二十篇又敘之然止是析十九
卷作修文上下篇

南豐曾氏序略曰向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
以爲此書奏之故以爲法戒然其所取往往不當
於理故不得而論也夫學者之於道非知其大略
之難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向之學博矣其著
書及建言尤欲有爲於世意其枉已而爲之者有

矣何其狗物者多而自爲者少也蓋古之聖賢非不欲有爲也然而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令向知出此安於行止以彼其志能擇其所學以盡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讀其書知考而擇之可也然向數困於讒而不改其操與患失之者異矣陳氏曰序言臣向所校中書說苑雜事除去與新序復重者其餘淺薄不中義理別集以爲百家後令以類相從更以造新事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號曰說苑按漢志劉向所序六十七篇謂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也今本南豐曾鞏序言崇

文總目存者五篇從士大夫得十五篇與舊爲二十篇未知卽當時篇章否新苑之名亦不同續說苑十卷

崇文總目唐劉昺撰以劉向著說苑二十篇時漢史未行故漢事頗缺昺因采其所遺亡凡十篇云

鹽鐵論十卷

鼂氏曰漢桓寬撰按班固曰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以治亂皆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權均輸務抑末母與天下爭利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弘羊以爲此乃所以安邊境制四夷國

家大業不可廢也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文至宣
帝時汝南桓寬次公冶公羊春秋舉爲郎至廬江
太守丞博通善屬文推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
其論難著數萬言亦欲以究治亂成一家之法焉
凡十六篇
高氏子略曰漢志近古莫古乎議國有大事詔公
卿列侯二千石博士議郎雜議是以廟議匈奴議
捐朱厓而石渠論經亦有議皆所謂詢謀僉同者
也班氏一贊專美乎此然觀一時論議其所問對
非不伸異見騁異辭亦無有犖然大過人者

陳氏曰本始元年召問文學賢良對願罷鹽鐵權
酷均輸與御史大夫弘羊相詰難於是罷權酷而
鹽鐵卒不變故昭紀贊曰議鹽鐵而罷權酷也及
宣帝時寬推衍增廣著數萬言凡十六篇其末曰
雜論班書取以爲論贊其言桑大夫據當世合時
變上權利之略雖非正法鉅儒宿學不能自解博
物通達之士也嗚呼世之小人何嘗無才以熙寧
日錄言之王安石之辯雖曰儒者其實桑大夫之
流也霍光號知時務與民更始而鹽鐵之議乃俾
先朝首事之臣與諸儒論議反復不厭或是或非

一切付之公論而或行或否未嘗容心焉以不學無術之人而暗合乎孟莊子父臣父政之義曾謂元祐諸賢而慮不及此乎

潛夫論十卷

鼂氏曰後漢王符節信撰在安和之世耿介不同於俗遂不得進隱居著書三十六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彰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范曄取其貴忠浮僞真實愛日述赦等五篇以爲足以觀見當時風政頗潤益其文後韓愈亦贊其述赦旨意甚明云

中鑒五卷

陳氏曰漢黃門侍郎潁川荀悅仲豫撰獻帝頗好文學政在曹氏恭已而已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此書五篇奏之其曰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墮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此古今名言也

中論二篇

鼂氏曰後漢徐幹偉長撰幹鄴下七子之一也曾子固嘗序其書略曰始見館閣中論二十篇以爲盡於此及觀貞觀政要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而今書闕此篇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

著中論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本非全書也幹篤行體道不耽世榮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爲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秦滅學之後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自得於治心養性之方去就語默之際况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論六藝其所得於內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可不謂賢乎今此本亦止二十篇中分爲上下兩卷按崇文總目七卷不知何人合之李獻民云別本有復三年制役二篇乃知子固時尚未亡特不見之爾

陳氏曰唐志六卷今本二十篇有序而無名氏蓋同時人所作

孔叢子七卷

鼂氏曰楚孔鮒撰鮒字子魚孔子八世孫也仕陳勝爲博士以言不見用託目疾而退論集其先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順之言及已之行事名之曰孔叢子凡二十一篇叢之爲言聚也邯鄲書目云一名盤孟取事雜也至漢孔臧又以其所著賦與書謂之連叢附於卷末十一篇嘉祐中宋咸爲之注按漢志無孔叢子而儒家有孔臧十篇雜家有

孔甲盤孟書二十六篇其注謂孔甲黃帝史或曰夏帝疑皆非今此書一名盤孟獨治篇又云鮒或稱孔甲連叢又出孔臧意者孔叢子卽漢志孔甲盤孟書而亡六篇連叢卽漢志孔臧書而其子孫或續之也

陳氏曰孔氏子孫雜記其先世系言之書也小爾雅一篇亦出於此中興書目稱漢孔鮒撰一名盤孟按孔光傳孔子八世孫鮒魏相順之子爲陳涉博士死陳下則固不得爲漢人而其書記鮒之沒第七卷號連叢子者又記太常臧而下數世迄

於延光三年季彥之卒則又安得以鮒撰按儒林傳所載爲博士者又曰孔甲顏注曰將名鮒而字甲也今考此書稱子魚名鮒陳人或謂之子鮒或稱孔甲然則顏監未嘗見此書邪藝文志有孔甲盤孟二十六篇本注謂黃帝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也其書蓋田蚡所學者其與孔鮒初不相涉也中興書目乃曰一名盤孟不知何據豈以漢所謂孔甲卽陳王博士之孔甲邪

高氏子略曰漢藝文志無孔叢子而孔甲盤孟二十六篇出於雜家而又益以連叢其獨治篇稱孔

鮒一名甲世因曰孔叢子盤孟者其事雜也漢書注又以孔甲爲黃帝之史或夏帝時人篇第又不同若非今孔叢子也記問篇載子思與孔子問答如此則孔子時子思其已長矣然孔子家語後序及孔子世家皆言子思年止六十二孟子以子思在魯穆公時固常師之是爲的然矣按孔子沒於哀公十六年後十六年哀公卒又悼公立三十七年元公立二十一年穆公既立距孔子之沒七十年矣當是時子思猶未生則問答之事安得有之邪此又出於後人綴集之言何其無所據若此

朱子語錄漢卿問孔子順許多話却好曰出於孔叢子不知是否只孔叢子說話多類東漢人其文氣軟弱全不似西漢文字兼西漢初若有此等話何故略不見於賈誼董仲舒所述恰限到東漢方突出來皆不可曉

家訓七卷

鼂氏曰北齊顏之推撰之推本梁人所著凡二十篇述立身治家之法辯正時俗之謬以訓子孫陳氏曰古今家訓以此爲祖然其書頗崇尚釋氏

云

文中子十卷

鼂氏曰右隋王通之門人共集其師之語爲是書
通行事於史無考獨隋唐通錄稱其有穢行爲史
臣所削今觀中說其迹往往僭聖人模擬竄竊有
深可怪笑者獨貞觀時諸將相若房杜李魏二溫
王陳皆其門人予嘗以此爲疑及見李德林關朗
薛道衡事然後知其皆妄也通生於開皇四年而
德林卒以十一年通適八歲固未有門人通仁壽
四年嘗一到長安時德林卒已九載矣其書乃有
子在長安德林請見歸援琴鼓蕩之什門人皆沾

襟關朗在太和中見魏孝文自太和丁巳至通生
之年甲辰蓋一百七年矣而其書有問禮於關子
明隋書薛道衡傳稱道衡仁壽中出爲襄州總管
至煬帝卽位召還本紀仁壽二年九月襄州總管
周搖卒道衡之出當在此年矣通仁壽四年始到
長安是年高祖崩蓋仁壽末也又隋書稱道衡子
收初生卽出繼族父儒養於儒宅至於長成不識
本生其書有內史薛公見子於長安語子收曰汝
往事之用此三事推焉則以房杜輩爲門人抑又
可知矣

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當時有少言語後來爲人傳會不可謂全書其粹處殆非荀楊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韓公良子公良是文通子文曰文王氏揮塵錄曰文中子隋末大儒歐陽文忠公宋景文修唐書房杜傳中略不及其姓名或云其書阮逸僞作未必有其人然唐李習之嘗有讀文中子而劉禹錫作王華卿墓誌序載其家世行事甚詳云門多偉人則與書所言合矣何疑之有又皮日休有文中子碑見於文粹其書百四卷公國子龍川陳氏類次文中子引曰講道河汾門人咸有

記焉其高弟若董常程元仇璋蓋常參取之矣薛收姚義始綴而名之曰中說凡一百餘紙無篇目卷第藏王氏家文中子亞弟凝晚始以授福郊福時遂次爲十篇各舉其端二字以冠篇首又爲之序篇焉惟阮逸所著本有之至龔鼎臣得唐本於齊州李冠家則以甲乙冠篇而分篇始末皆不同又本文多與逸異然則分篇敘篇未必皆福郊福時之舊也昔者孔氏之遺言蓋集而爲論語其一多論學其二多論政其三多論禮樂自記載之書未嘗不以類相從也此書類次無條目故讀者多

厭倦余以暇日參取阮氏龔氏本正其本文以類相從次爲十六篇其無條目可尋與凡可略者往往不錄以爲王氏正書蓋文中子沒於隋大業十三年五月是歲十一月唐公入關其後攀龍附鳳以翼成三百載之基業者大略嘗往來河汾矣雖受經未必盡如所傳而講論不可謂無也然智不足以及盡知其道而師友之義未成故朝論有所不及不然諸公豈遂忘其師者哉及陸龜蒙司空圖皮日休諸人始知好其書至本朝阮氏龔氏遂各以其所得本爲之訓義考其始末皆不足以知之

也

又曰以中說方論語以董常比顏子與門人言而名朝之執政者與老儒老將言而斥之無婉辭此讀中說者之所同病也今按阮氏本則曰嚴子陵釣於湍石爾朱榮控勒天下故君子不貴得位龔氏本則曰嚴子陵釣於湍石民到于今稱之爾朱榮控勒天下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故模倣論語者門人弟子之過也龔氏本曰出而不聲隱而不沒用之則成舍之則全阮氏本則因董常而言終之曰吾與爾有矣故比方顏子之迹往往多過內

史薛公使遺書於子子再拜而受之推此心以往其肯退而名楊素諸公哉薛公謂子曰吾文章可謂淫溺矣子離席而拜曰敢賀丈人之知過也謂其斥劉炫賀若弼而不婉者過矣至於以佛爲聖人以無至無迹爲道以五典潛五禮錯爲至治此皆撰集中說者抄入之將以張大其師而不知反以爲累然仲淹之學如日星炳然豈累不累之足云乎姑以明子類次之意如此

又曰魏徵杜淹之於文中子蓋嘗有師友之義矣如房杜直往來耳故嘗事文中子於河汾者一切抄之曰門人弟子其家子弟見諸公之盛也又從而實之夫文中子之道豈待諸公而後重哉可謂不知其師其父者也

朱子曰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則於道之未嘗亡者蓋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顧乃挾其窺覘想像之彷彿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以修身所以治人以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是以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

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爲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爲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以輕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遇而歸其年蓋亦未爲晚也若能於此反之於身以益求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足以得其至善而止之則異時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逮於古人政使不幸終無所遇至於甚不得已而筆之於書則必有以發經言之餘蘊而開後學於無窮顧乃不知出此而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爲己任則其用心爲己外矣及其無以自託乃

復撫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竊取而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采輯因以牽挽其人強而躋之二帝三王之列今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略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爲體用而高文武皇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顏謝之詩是豈有物則秉彛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勉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一北校功度德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

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間奪彼予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蓋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爲周孔不知兩漢之不足爲三王而獨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似影響之間傲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紹百王矣而不知其適以是而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是亦可悲也已至於假卜筮象論語而強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爲弟子是乃福郊福時之所爲而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啓之則亦不得爲

無罪矣或曰然則仲淹之學固不得爲孟子之倫矣其視荀楊韓氏亦有可得而優劣者邪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黃老而其著書之意蓋亦姑託空言以自見耳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太原若有非荀楊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鄉之所在終不免於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今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深惜之而有所不假於三子是

亦春秋責備賢者之遺意也可勝歎哉
朱子語錄問董子文中子如何曰仲舒本領純正
班固所謂醇儒極是行於天下國家事業恐未必
如仲淹仲淹識見高明如說治體處極高了但於
本領處如古人明德新民止至善處皆不理會要
知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
仲舒而純不及 又曰文中子有志於天下亦識
得三代制度較之房魏諸公又有些本領只本原
上工夫都不理會若究其議論本原只自莊老中
來

陳氏曰唐志五卷今本第十卷有文中子世家房
魏論禮樂事書關子明事及王氏家書雜錄舊傳
以此爲前後序非也又有龔鼎臣注自甲至癸爲
十卷而所謂前後序者在十卷之外亦頗有所刪
取李格非跋云龔自謂明道間得唐本於齊州李
冠比阮本改正二百餘處

帝範一卷

鼂氏曰唐太宗撰凡十二篇今存者六篇貞觀末
著此書以賜高宗且曰修身治國備在其中一旦
不諱更無所言矣其末頗以汰侈自咎以戒高宗

俾勿効已殊不知閨門之內慙德甚多豈特汰侈而已武后之立實有自來不能身教多言何益悲夫

臣範二卷

鼂氏曰唐則天皇后武氏撰範或作軌武氏稱制時嘗詔天下學者習之尋廢本十篇今缺其下五篇

法語二十卷

鼂氏曰南唐劉鶚撰甲戌歲擢南唐進士第實開寶七年也著書凡八十一篇言治國立身之道徐

鉉爲之序

聲隅子歔歔瑣微論十卷

鼂氏曰皇朝黃晞撰聲隅子晞自號也其敘略曰聲隅者柝物之名歔歔者兼歎之聲瑣微者述之之謂故以名其書晞蜀人本朝仁宗時

山東野錄七卷

陳氏曰殿中丞臨淄賈同公疎撰本名罔真宗御筆改之蓋祥符祀汾陰時所放經明行修進士也

續家訓八卷

鼂氏曰皇朝董政公撰續顏氏之書

家範十卷

鼂氏曰皇朝司馬光君實纂取經史所載聖賢修身齊家之法凡十九門編類訓子孫

後溪劉氏後序曰溫公家範十有二卷其自序首易家人明以大經大訓凡後世上自公卿下至匹夫匹婦一言一行與經訓合者莫不纂集以垂法於將來於是旣總述治家之要又門分而事別之由祖若父若母由子若女若孫由諸父若兄若弟若姑姊妹由夫若妻由舅姑若婦由妾若乳母終焉門有事事有其法嗚呼可謂備矣公以其所

躬行者合之於古人之所躬行以古人之所躬行合之於六經與前哲之所嘗言其書反復詳重可謂至深至切矣或曰聖人議道自己而制法以人謂其可以通行也公佩服仁義周旋道德蓋左準繩右規矩者也今其爲書嚴矣哉其所采錄文有古人所甚難者夫行不貴苟難嚮使公裁而歸諸中不亦善乎余曰今夫子事父母下氣怡聲問疾痛痾癢而敬扶持之抑搔之徐行後長者凡若此類豈有難哉而人猶忽之則夫表出其所甚難固以愧夫人之忽乎其所甚易者也且匹夫匹婦未必

一知經而或者乃能苦節危行至有殺身以全
大義立大倫凜然如嚴霜烈日此又豈有驅而率
之者乎觀古人之事愧其所甚難則必能勉行其
所甚易蹈其常履其變充而至之可也
古今家戒
太常少卿長沙孫景修集穎濱序略曰轍少而讀
書見父母之戒其子者諄諄乎惟恐不盡也嗚呼
此父母之心也故父母之於子人倫之極雖其不
賢及其爲子言也必忠且盡况其賢者乎太常少
卿長沙孫公景脩少孤而教於母母賢能就其業

既老而念母之心不忘爲賢母錄以致其意既又
集古今家戒得四十九人以示轍曰古有爲是書
者而其文不完吾病焉是以爲此合衆父母之心
以遺天下之人庶幾有益乎轍讀之而歎曰雖有
悍子忿鬪於市莫之能止也聞父之聲則斂手而
退市人之過之者亦莫不泣也慈孝之心人皆有
之特患無以發之耳今是書也要將以發之歟雖
廣之天下可也自周公以來至於今父戒四十五
母戒若干公又將益廣之未止也

潛虛一卷

乾隆十二年校刊

經籍三十六

七

鼂氏曰皇朝司馬光君實撰光擬太元撰此書以五行爲本五行相乘爲二十五兩之得五十首有氣體性名行變解七圖然其辭有闕者蓋未成也其手寫藁草一通今在子建姪房

朱子書張氏所刻潛虛圖後曰范仲彪炳文家多藏司馬文正公遺墨嘗示予潛虛別本則其所闕之文甚多問之云温公晚注此書未竟而薨故所傳止此嘗以手藁屬鼂景迂補之而鼂謝不敢也近見泉州所刻乃無一字之闕始復驚疑然讀至數行乃釋然曰此贗本也

陳氏曰言萬物皆祖於虛元以準易虛以準元潛虛發微論一卷

陳氏曰監察御史張敦實撰凡九篇之書

信書三卷

巽岩李氏曰文軫撰軫綿州巴西縣人登元豐二

年進士第爲朝散大夫以老其書大抵祖周易而倣太元略與潛虛相似規模製造雖不免乎屋下架屋之譏然軫之用心亦勤矣其數本三統五行三其五而成十五式每式八變十五其八一百三十斷易有象曰元有測曰潛虛有解而此書乃無

之疑注所引信曰等語則象測解之類也十五式
二百三十斷皆宜有信曰而今所見獨勉成地靈
憂苦首疾豐和天英六式之十二斷又終篇不載
揲法恐此本未為全書且其間尚多差誤不可強
正姑列於後以待考之

弟子記一卷九日文獻通考卷二百九

鼂氏曰皇朝劉敞原甫撰記其門人答問之言楊

慥王安石之徒書名王深甫歐永叔之徒書字

文獻通考卷二百九

文獻通考卷二百九

文獻通考卷第二百一十

鄱陽意馬端臨 貴與著

經籍考三十七

子儒家

周子通書一卷 太極圖說一卷

朱子序曰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自少

即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

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子孟不傳之正

統則其淵源固可槩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

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

所著之書又多放失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爲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三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祿利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爲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旣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子旣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以爲用意高遠而已

又曰通書文雖高簡而體實淵愨且其所論不出乎陰陽變化修己治人之事未嘗遽談無物之先文字之外也周子留下太極圖若無通書却教人如何曉得故太極圖得通書而始明朱子旣爲太極圖說則錄以寄廣漢張敬夫以書來田先生所與門人講論問答之言見於書者詳矣其於西銘蓋屢言之至此圖則未嘗一言及也謂其必有微意是則固然然所謂微意者果何謂邪熹竊以爲此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爲惟程子爲能當之至程子而不言則疑其未有能受之者爾夫旣未能默

識於言意之表則馳心空妙入耳出口其弊必有
不勝言者對之意蓋以爲非野于爲道當之至跡
鼂氏曰茂叔師事鶴林寺僧壽涯以其學傳二程
遂大顯於世此其所著書也香果可贈其必自
濂溪遺文遺事一卷九圖頃未嘗一言又出臨其必自
陳氏曰侍講朱熹集次於南康書卷有矣其必自
正蒙書十卷
鼂氏曰皇朝張載子厚撰張舜民嘗乞追贈載於
朝云橫渠先生張載著書萬餘言名曰正蒙陰陽
變化之端仁義道德之理死生性命之分治亂國

家之經罔不究通方之前人其孟軻揚雄之流乎
此書是也初無篇次其後門人蘇昞等區別成十
七篇又爲前後序又有胡安國所傳編爲一卷末
有行狀一卷

藍田呂氏曰先生晚自崇文移疾西歸終日危坐
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
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
嘗須臾忘也熙寧九年秋集所立言謂之正蒙出
示門人曰此書予歷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與前
聖合大要發端示人而已其觸類廣之則吾將有

待於學者

朱子語錄曰正蒙有差分曉底看或問正蒙中說得有病處還是他命辭不出有差還是見得差曰他是見得差如曰繼之者善也方是善惡混云云成之者性是到得聖人處方是成得性所以說知禮成性而道義出似這處都見差了

西銘集解一卷

陳氏曰張載作訂頑砭愚二銘後更曰東西銘其西銘即訂頑也大抵發理一分殊之旨有趙師俠者集呂大臨胡安國張九成朱熹四家說為一篇

刻之興化軍又有戶部侍郎王夢龍集通書西銘解為三卷

龜山楊氏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耳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為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人觀之四支百骸具於一身者體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履足不可以納冠蓋即體而言分已在其中矣

程氏遺書二十五卷附錄四卷外書十三卷

乾隆十二年校刊

經籍三十七

陳氏曰朱熹集錄二程門人李籲端伯而不諸家
所聞見問答之語附錄行狀哀詞祭文之屬八篇
其年譜朱公所撰述也外書則又二十五篇之所
遺者以八篇之四文百篇具於一集者歸至其
朱子答張敬夫書曰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灑
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卽事明理質懇精深尤耐
咀嚼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賢愚
皆獲其益伊川之書乍看未好久看方好故非久
於玩索者不能知其味 又答呂伯恭書曰遺書
節本已寫出愚意所刪去者亦須用草紙抄出逐

段畧注刪去之意方見不草草處若只暗地刪却
久遠却惑人記論語者只爲不曾如此留下家語
至今作病痛也

河南師說十卷 八卷會以遺書世自帝堯至武王升天

陳氏曰尚書潁川韓元吉無咎以河南雅言伊川
雜說及諸家語錄釐爲十卷以尹和靖所編爲卷
首不如遺書之詳訂也

皇極經世書十二卷

鼂氏曰皇朝邵雍堯夫撰雍隱居博學尤精於易
世謂其能窮作易之本原前知來物其始學之時

睡不施枕者三十年此書以元經會以運經世起
於堯卽位之二十一年甲辰終於周顯德六年已
未編年紀興亡治亂之事以符其學後又看繫述
叙篇其子伯溫解言也

陳氏曰其學出於李之才挺之之才受之穆脩伯
長脩受之种放明逸放受之陳搏蓋數學也曰元
會運世以元經會以運經世自帝堯至於五代天
下離合治亂興廢得失邪正之迹以人事而驗天
時以陰陽剛柔窮聲音律呂以窮萬物之數末三
卷論所以爲書之意窮日月星辰飛走動植之數

以盡天地萬物之理述皇帝王霸之事以明大中
至正之道書謂之皇極經世篇謂之觀物凡六十
二篇其子伯溫爲之叙系具載先天後天變卦反
對諸圖又爲易學辯惑一篇叙傳授本末真僞然
世之能明其學者蓋鮮焉

朱子語錄曰康節其初想只是看得太極生兩儀
兩儀生四象心只管在上面轉久之便透想得一
舉眼便成四片其法四之外又有四焉凡物才過
到二之半時便煩惱了蓋已漸趨之於衰也謂如
見花方蓓蕾則知其將盛旣開則知其將衰其理

不過如此謂如今日成時從此推上去至未有天地之始從此推下去至人物消盡之時蓋理在數內數在理內康節是他見得一箇盛衰消長之理故能知之若只說他知得甚事如歐陽叔弼定諡之類此知康節之淺陋者也程先生有一束說先天圖甚有理可試往聽他說看觀其意甚不把當事然自有易以來只有康節說一箇物事如此齊整如揚子雲太元便零星補湊得可笑若不補又却欠四分之一補得來又却多四分之三如潛虛之數用五只似如今算位一般其直一畫則五也

下橫一畫則爲六橫一畫則爲七蓋亦補湊之書也

又曰易是卜筮之書皇極經世是推步之書經世以十二辟卦管十二會綱定時節却就中推吉凶消長堯時正是乾卦九五其書與易自不相干只是加一倍推將去問伯溫解經世書如何先生曰他也只是說將去那裏面精微曲折也未必曉得當時康節只說與王某不會說與伯溫

又曰康節之學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

黽氏曰右邵雍之沒門人記其平生之言合二卷
雖以次筆授不能無小失然足以發明成書為多
故以外篇名之或分為六卷

陳氏曰康節門人太常寺簿張嶠子望記其言雖
十纔一二而足以發明成書

觀物內篇二卷

陳氏曰康節之子右奉直大夫伯溫撰即經世書
之第十一十二卷也張氏曰先生觀物有內外篇
內篇先生所著之書也外篇門人所記先生之言
也內篇理深而數畧外篇數詳而理顯學先天者

當自外篇始先生詩云若無揚子天人學安有莊
周內外篇以此知外篇亦先生之文門人蓋編集

之耳又曰宋子曰子思與韓則用荀子之學如其言
又曰皇極經世者康節之易先天之說也觀物篇
立言廣大措意精微如繫辭然稽之以理既無不
通參之以數亦無不合

漁樵問對一卷

黽氏曰皇朝邵雍撰設為問答以論陰陽化育之

端性命道德之奧云邵氏言其祖之書也當考

程氏雜說十卷

蘇氏曰皇朝程頤正叔門人雜記其師之言

信聞紀一卷首經學理窟卷言其脈之書也當等

鼂氏曰皇朝張載撰雜記經傳之義辯釋老之失

近思錄十四卷

陳氏曰朱熹呂祖謙取周程氏之書關於大體而

切於日用者六百九條取切問近思之義以教

後學皇朝雖世者集論之具夫天之德也

趙氏跋曰朱子呂子相與講明伊洛之學取其言

之簡而要者集為是書要使學者知所趣向譬如

洛居天下之中行者四面而至苟不惑其塗路則

千里雖遠行無不至矣然其間亦有平居師友相

十問答之際盡意傾吐義已切至而語不暇擇者學

日者得其意玩其辭可也不然徒高遠其言詭異其

日行俾世之人咸共指目曰道學云云者則甚非朱

呂所以為書之意也

答邇英聖問一卷又論二十四日對論二十五日對

兩朝國史志慶歷四年三月仁宗於邇英閣出御書

十有三軸凡三十五事一曰遵祖宗之訓二曰奉真

考之業三曰念祖宗艱難四曰思祖宗愛民五曰守

信義六曰不巧詐七曰親碩學八曰精六藝九曰慎

言語十日待耆老十一日崇靜退十二日求忠正十三日懼貴驕十四日招勇將十五日尚儒術十六日議釋老十七日重良臣十八日廣視聽十九日功無迹二十日戒喜怒二十一日明巧媚二十二日杜希谷廿三日從民欲二十四日慎滿盈二十五日傷暴露兵二十六日哀鰥寡二十七日訪屠釣二十八日講遠圖二十九日絕朋比三十日斥詔佞三十一日察小忠三十二日鑒迎合三十三日罪已爲民三十四日損躬撫軍三十五日求善補過又出危竿論一篇述居高慎危之意顧丁度等曰朕觀書之暇取

臣僚上言及進對事日可施於政治者書以分賜卿等度暨曾公亮楊安國王洙等既拜賜因請注釋其義是月丁度等上答邇英聖問一卷上覽之終篇指其中體大者六事付中書樞密院令奉行之答聖問者卽所釋前所賜三十五事也

帝學十卷

鼂氏曰皇朝范祖禹淳夫纂自古賢君迨於祖宗務學事迹爲一篇以勸講淳夫元祐時在講筵八年詰旦當講前一夕正衣冠儼然如在上前命子弟侍坐先按講其說平時語若不出諸口及當講

節孝先生語一卷

陳氏曰江端禮季恭所錄山陽徐積仲車語

龜山語錄五卷

陳氏曰延平陳淵幾叟羅從彥仲素建安胡大原

伯逢所錄楊時中立語及其子迥稟錄共四卷末

卷爲附錄墓誌遺事順昌廖德明子晦所集也

庭闈稟錄一卷

陳氏曰卽楊迥所錄當政和八年其父亡恙時也

龜山別錄二卷

陳氏曰不知何人所錄

尹和靖語錄四卷

陳氏曰馮忠恕所寬居之呂堅中崇實所錄尹焞

彥明語

胡氏傳家錄五卷

陳氏曰曾幾吉父徐時動舜鄰楊訓子中所記胡

安國康侯問答之語及其子寧和仲所錄家庭之

訓言一卷

無垢語錄十四卷

陳氏曰張九成子韶之甥于恕所編心傳錄及其

門人郎暕所記日新錄近時徐鹿卿德夫教授南

安復衷其言行繫以歲月及遺文三十篇附於末
師友雜誌曰卷六雜說一卷

陳氏曰呂本中撰言論文共一卷
胡子知言一卷

陳氏曰五峯胡宏仁仲撰文定季子南軒從之遊
朱子語錄有曰因與諸子論湖湘學者崇尚胡子
知言曰知言固有好處然亦大有差失如論性却
曰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既無善惡又無
是非則是告子湍水之說爾如曰好惡性也君子
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己則是以好惡說性而道

兼山在性外矣不知此理却從何而出問所謂探視聽
言動無息之際可以會情此猶告子生之謂性之
意否曰此語亦有病下文謂道義明著孰知其爲
此心物欲引誘孰知其爲人欲便以道義對物欲
却似性中本無道義逐旋於此處攙入兩端則是
性亦不可以善言矣如曰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奧
也善不足以名之况惡乎孟子說性善云者歎美
之辭不與惡對其所謂天地鬼神之奧善語亦夫
故誇逞某嘗謂聖賢言語自是平易如孟子尚自
有些險處孔子則直是平實 東萊云知言勝似

正蒙先生曰蓋後出者巧也 東萊云假言類以

忘筌書前卷某嘗聞望賢言語自是平是收孟子尚自

陳氏曰浦城潘植子醇撰多言易亦涉異端凡五

十書篇此書載鳴道集為九十二篇附見者又未

有三而館閣書目又稱七十七篇皆未詳輒之與

諸儒鳴道集七十二卷 鳴道集人兩識俱是

陳氏曰不知何人所集涑水濂溪明道伊川橫渠

元城止蔡無垢以及江民表劉子翬潘子醇凡十

一家其去取不可曉會此說告于坐之讀卦之

兼山遺學六卷 不暇出聖法與何而出問世附附附

陳氏曰河南郭雍錄其父忠孝之遺書前三卷為

易著卦次為九圖又次說春秋又次為性說三篇

末卷問答雜說忠孝父子世系出處本末次詳見

易類 曰書卦次與郭雍之真神靈門人

玉泉講學一卷

陳氏曰沙隨程迥可久所記喻樗子才語樗本末

雜語見語孟類

周簡惠聖傳錄一卷 簡惠於道夫簡

南神陳氏曰參政荆溪周葵惇義撰自堯舜至孔孟聖

傳正統為絕句詩二十章而各著其說自為一家

乾隆十二年校刊

經籍三十七

然無高論歸曰論二十章而各著其篇自爲一宗
南軒語錄十二卷洪武間蔡幹彙輯自襄毅至其五孟聖
周簡陳氏曰蔣邁所記張栻敬夫語

晞顏錄一卷

陳氏曰張栻取經傳中凡言及顏子者錄爲一編
晦庵語錄四十六卷

陳氏曰著作佐郎陵陽李道傳貫之哀晦翁門人
廖德明子晦而下三十一家刻之九江宋大精原
晦庵續錄四十六卷同上文大精原林又次爲抄錄二篇
陳氏曰李太史之弟樞密性傳成之文得黃幹直

卿而下四十一家及前錄所無者併刻之
呂氏讀書記七卷

陳氏曰呂祖謙撰乾道癸巳淳熙乙未家居日閱
已具之書隨意手筆或數字或全篇蓋偶有所感發或
以備遺忘者

閩範十卷
陳氏曰呂祖謙撰集經史子傳發明人倫之道見
於父子兄弟之間者爲一篇時教授嚴州張南軒
守郡實爲之序不韻書凡歷五十年言皆賅盡此

先聖大訓六卷圖閣學士蔡元定撰前始於對難疑語

大聖陳氏曰龍圖閣學士慈溪楊簡敬仲撰取禮記家語左傳國語而下諸書凡稱孔子之言皆類爲此編然聖人之旨意未易識也喪欲速貧死欲速朽自門弟子已不能知其有爲而言況於百氏所記闕強其間淺陋依托可勝道哉多聞闕疑庶乎其弗畔也

已易一卷

慈湖遺書三卷

陳氏曰楊簡撰前二卷雜說末一卷遺文慈湖之

學專主乎心之精神是謂聖一語其誨人惟欲發明本心而有所覺然稱學者之覺亦頗輕於印可蓋其用功偏於上達受人之欺而不疑竊嘗謂誠明一理焉有誠而不明者乎當淳熙中象山陸九淵之學盛行於江西朱侍講不然之朱公於前輩不肯張無垢於同流不肯陸象山爲其本原未純故也象山之後一傳而慈湖遂如此甚矣道之不明賢者過之也

明倫集十卷

陳氏曰高安塗近止撰取經傳言行之要以孝爲

本推而廣之爲十篇塗有子登科得初品官致仕
心經法語一卷

陳氏曰參知政事建安真德秀希元撰集聖賢論
心格言

三先生諡議一卷

陳氏曰嘉定中魏了翁華父爲潼川憲奏請賜周
程諡寶慶守李大謙集而刻之併及諸郡祠堂記

文

言子三卷

陳氏曰言偃吳人相傳所居在常熟縣慶元間邑

宰孫應時季和始爲立祠求朱晦翁爲記近新昌
王爚伯晦復哀論語書所載問答爲此書邑中至
今有言氏亦買田教養之

文獻通考卷第三百十

文獻通考卷第三百十

文獻通考卷第二百十一

宋中鄱志陽十馬正端一臨一貴十與卷著

宋經籍考三十八卷

宋兩字道家卷十五

宋漢藝文志曰道者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
卑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一
謂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去禮學
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法

隋經籍志曰自黃帝而下聖哲之士所言道者傳之
其人世無師說漢時曹參始薦蓋公能言黃老文帝

宗之自是相傳道學衆矣下士爲之不推其本苟以異俗爲高狂狷爲尚迂誕譎怪而失其真並吞鼎之漢志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

隋志七十八部合五百二十五卷

唐志七十七家八十四部合千有四卷

宋三朝志四十三部二百五十卷

宋兩朝志八部十五卷

宋四朝志九部三十二卷

宋中興志四十七家五十二部一百八十七卷

鷲子一卷

鼂氏曰楚鷲熊撰按漢志云爲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周封爲楚祖凡二十二篇今存者十四篇唐逢行珪注永徽中上於朝敘稱見文王時行年九十而書載周公封康叔事蓋著書時百餘歲矣石林葉氏曰世傳鷲子一卷出祖無擇家漢藝文志本二十二篇載之道家鷲熊文王所師不知何以名道家而小說家亦別出十九卷亦莫知孰是又何以名小說今一卷止十四篇本唐永徽中逢行珪所獻其文大略古人著書不應爾廖仲容子抄云六篇馬總意林亦然其所載辭略與行珪先

後差不倫恐行珪書或有附益云

異岩李氏曰藝文志二十六篇今十四篇崇文總目以爲其八篇亡特存此十四篇耳某謂劉向父子及班固所著錄者或有他本此蓋後世所依託也能旣年九十始遇文王胡乃尚說三監曲阜時何邪又文多殘闕卷第與目篇皆錯亂甚者幾不可曉而注尤謬誤然不敢以意刪定姑存之以俟考

高氏子略曰魏相奏記載霍光曰文王見鬻子年九十餘文王曰噫老矣鬻子曰君若使臣捕虎逐

麇臣已老矣若使坐策國事臣年尚少文王善之遂以爲師今觀其書則曰發政施仁謂之道上下相親謂之和不求而得謂之信除天下之害謂之仁其所以啓文王者決矣其與太公之遇文王有相合者太公之言曰君有六守仁義忠信勇謀又曰鷲鳥將擊卑飛翮翼虎狼將擊弭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尤決於啓文王者矣非二公之言殊相經緯然其書辭意大略淆雜若大誥洛誥之所以爲書者是亦漢儒之所綴輯者乎太公又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奇矣藝文志

敘鬻子名熊著書二十二篇今一卷六篇唐貞元
間柳伯存嘗言子書起於鬻熊此語亦佳因錄之
永徽中逢行珪爲之序曰漢志所載六篇此本凡
十四篇予家所傳乃十有二篇

陳氏曰漢志云二十二篇今書十五篇陸佃農師
所校唐鄭縣尉逢行珪注止十四篇蓋中間以二
章合而爲一故視陸本又少一篇此書甲乙篇次
皆不可曉二本前後亦不同姑兩存之

老子道德經二卷

鼂氏曰李耳撰以周平王四十二年授關尹喜凡

五千七百四十有八言八十一章言道德之旨予
嘗學焉通其大旨而悲之蓋不幸居亂世憂懼者
所爲之書乎不然何其求全之甚也古之君子應
世也或知或愚或勇或怯惟其當之爲貴初不滯
於一曲也至於成敗生死則以爲有命非人力所
能及不用智於其間以求全特隨其所遇而處之
以道耳是以臨禍福得喪而未嘗有憂懼之心焉
今耳之書則不然畏明之易暗故守以昏畏寵之
必失故不辭辱畏剛之折則致柔畏直之挫則致
曲畏厚亡也則不敢多藏畏盈溢也則不如其已

既貴矣畏其咎故退功成矣畏其去故不居凡所以知雄守雌知白守黑以懦弱謙下爲道者其意蓋曰不如是則將不免於咎矣由此觀之豈非所謂求全也哉嗟夫人惟有意於求全故中懷憂懼先事以謀而有所不敢爲有所不敢爲則其蔽大矣此老子之學所以雖深約博夫不免卒列於百家而不爲天下達道歟以諸家本參校其不同者近二百字互有得失乙者五字注者五十五字塗者三十八字其間徽宗御注最異諸本云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勝以其無能易

之而御注作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諸本云恬淡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御注作恬淡爲上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也不可得志於天下者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則以喪禮處之其不同如此朱子語錄曰老子之術須自家占得十分穩便方肯做纔有一毫於已不便便不肯做老子術冲

齋不肯役精神。問先儒論老子多爲之出脫云。老子乃矯時之說。以某觀之。不是矯時。只是不見實理。故不知禮樂刑政之所出。而欲去之。曰使渠識得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自不應如此。他本不知下一節欲占一簡徑言之。然上節無實見。故亦不脫灑。老子之學。只要退步柔伏。不與你爭。纔有一毫主張計較思慮之心。這氣便粗了。故曰致虛極。守靜篤。又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谷。所謂谿。所謂谷。只是低下處。讓爾在高處。

他只要在卑下處。全不與爾爭。他這工夫極難。常見畫本老子。便是這般氣象。笑嘻嘻地。便是箇退步占便宜底人。雖未必肖他。然亦是他氣象也。只是他放出無狀來。便不可當。如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他取天下。便是用此道。如子房之術。全是如此。嶢關之戰。啗秦將以利。與之連和。卽回兵殺之。與項羽約和。已講解了。卽勸高祖追之。漢家始終治天下。全是得此術。至武帝盡發出來。便郎當子房。閑時不做聲氣。莫教他說一話。更不可當少年也。任俠殺人。後來因黃石公教得。

來較細只是都使人不疑他此其所以乖也老子說話只是欲退步占姦不要與事物接如治人事天莫若嗇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皆是這意思故爲其學者多流於術數如申韓之徒是也其後則兵家亦祖其說如陰符經之類是也

陳氏曰昔人言諡曰聃故世稱老聃然聃之爲訓耳漫無輪也似不得爲諡

河上公注老子二卷

鼂氏曰太史公言河上丈人通老子再傳而至蓋公蓋公卽齊相曹參師也而晉葛洪曰河上公者

莫知其姓名漢孝文時居河之濱侍郎裴楷言其通老子孝文詰問之卽授素書道經章句兩說不同當從太史公也其書頗言吐故納新按摩導引之術近神仙家劉子元稱其非真殆以此歟傳奕謂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四句古本無有獨得於公耳

老子指歸十三卷

鼂氏曰漢嚴遵君平撰谷神子注其章句頗與諸本不同如以曲則全章末十七字爲後章首之類按唐志有嚴遵指歸四十卷馮廓注指歸十三卷

此本卷數與廓注題谷神子而不顯各姓疑卽廓也

老子略論一卷

鼂氏曰魏王弼撰凡十有八章景迂云弼有得於老子而無得於易注易資於老子而老子論無資於易則其淺深之效可見矣

陳氏曰魏晉之世元學盛行弼之談元冠於流輩故其注易亦多元義鼂以道言弼注易亦假老子之旨世所行老子分道德經爲上下卷此本道德經且無章目當是古本

明皇老子注二卷 疏一卷

鼂氏曰唐元宗撰天寶中加號元邁道德經世不稱焉又頗增其詞如而貴食母作兒貴求合於母之類貴食母者嬰兒未孩之義諸侯之子以大夫妻爲食母增之贅矣

三十家注老子八卷

鼂氏曰唐蜀郡岷山道士張君相集河上公嚴遵王弼何晏郭象鍾會孫登羊祜羅什盧裕劉仁會顧歡陶隱居松靈仙人裴處思杜弼節解張憑張嗣臧元靜大孟小孟竇略宋文明褚粲劉進喜蔡

子晃成元英車惠弼等注君相稱三十家而列其名止二十有九蓋君相自以爲一家言并數之耳君相不知何時人而謂成元英爲皇朝道士則唐天寶後人也以絕學無憂一句附絕聖棄知章末三十以唯之與阿別爲一章與諸本不同

道德經傳四卷

崇文總目唐陸希聲撰傳疏道德二經義

道德經廣聖義三十卷

崇文總目唐杜光庭撰以明皇注疏演其義

道德經疏二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集河上公葛仙翁鄭思遠唐睿宗明皇諸家注序其自疏

道德經疏節解上下各二卷

崇文總目僞蜀喬諷撰諷仕僞蜀爲諫議大夫知制誥奉詔以唐明皇注疏杜光庭義綴其要附以己意解釋之

道德經小解二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注解道德經義

道德經譜二卷

崇文總目道士扶小明撰不詳何代人以道德經章

句略爲義訓

老子道德經論著二卷

鼂氏曰皇朝司馬光撰光意謂太史公曰老子著書言道德之意後人以其篇首之文名上篇曰道下篇曰德夫道德連體不可偏舉故廢道經德經之名而曰道德論墓誌載其目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皆於無與有下斷句不與先儒同

王介甫注老子二卷

王雱注二卷

呂惠卿注二卷

陸佃注二卷

劉仲平注二卷

鼂氏曰王介甫平生最喜老子故解釋最所致意首章皆斷有無作一讀與溫公同後其子雱及其徒呂惠卿陸佃劉仲平皆有老子注

呂氏老子注二卷

鼂氏曰皇朝呂大臨撰其意以老氏之學合有無謂之元以爲道之所由出蓋至於命矣其言道體非獨智之見孰能臻此求之終篇膠於聖人者蓋寡但不當以聖智仁義爲可絕棄耳

蘇子由注老子二卷

鼂氏曰皇朝蘇轍子由注子由謫官筠州頗與學

浮屠者游而有所得焉於是解老子嘗曰中庸云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
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蓋佛法也六祖謂不思
善不思惡則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蓋中者佛法之
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之總目致中極和而天地
萬物生於其間非佛法何以當之天下無二道而
所以治人則異古之聖人忠信行道而不毀世法
以此耳故解老子亦時有與佛法合者其自序云
耳其解是謂襲明以爲釋氏傳燈之類
陳氏曰東坡跋曰使戰國有此書則無商鞅韓非

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爲一使晉宋間有此書則
佛老不爲二

朱子雜學辯曰蘇侍郎晚著此書合吾儒於老子
以爲未足又并釋氏而彌縫之可謂舛矣然其自
許甚高至謂當世無一人可與語此者而其兄東
坡公亦以爲不意晚年見此奇特以予觀之其可
謂無忌憚者歟因與之辯而或者謂蘇氏兄弟以
文義贊佛乘蓋未得其所謂如傳燈錄解之屬其
失又有甚焉不但此書爲可辯也應之曰予之所
病病其學儒之失而流於異端不病其學佛未至

而溺於文義也其不得已而論此豈好辯哉誠懼其亂吾學之傳而失人心之正爾若求諸彼而不得其說則予又何暇知焉

御注老子二卷

鼂氏曰徽宗御撰或曰鄭居中視草未詳

劉巨濟注老子二卷

鼂氏曰皇朝劉涇巨濟注涇蜀人篤志於學文詞奇偉早登蘇子瞻之門晚受知蔡京除太學博士老子解二卷

陳氏曰葉夢得撰其說曰孔子稱竊比於我老彭

孟子闢楊墨而不及老氏老氏之書孔孟所不廢也所解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以爲四支九竅本韓非子解老之說

易老通言十卷

陳氏曰程太昌撰其序言多爲訓老而實該故曰易老通言易在而六經皆在矣蓋以易爲六經之首也

李暹注文子十二卷

鼂氏曰右李暹注其傳曰姓辛葵邱灘土人號曰計然范蠡師事之本受業於老子錄其遺言爲十

一篇云按劉向錄文子九篇而已唐志錄暹注與今篇次同豈暹析之歟顏籀以其與孔子並時而李巖稱周平王問疑依託者然三代之書經秦火幸而存者其錯亂參差類如此爾雅周公作也而有張仲孝友列子鄭穆公時人而有子陽餽粟是也李暹師事僧般若流支蓋元魏人也

見河東柳氏辯文子曰文子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

弟子

唐有徐靈府注又有李暹注訓或謂其書錄老子遺言

其辭有若可取

其旨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

考即

蓋駁書也其渾

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子輩數家

皆見剽竊曉然而出其類

董曰曉音堯山高貌或作堯

其意緒

文辭又牙相抵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

衆為聚斂以成其書歟然觀其徃徃有可立者又

頗惜之閔其為之也勞今刊去謬惡亂雜者取其

似是者又頗為發其意藏於家非也

高氏子略曰天寶中以文子為通元真經柳子厚

為刊去謬亂頗發其意子厚所刊之書世不可見

矣今觀其言曰神者智之淵神清則智明智者心

之府智公則心平又曰上學以神聽之中學以心

聽之下學以耳聽之又曰貴則觀其所齊富則觀

其所欲貧則觀其所愛又自人性欲平嗜欲害之
此亦學之一變也又曰士學以軌範之中學以心
周氏涉筆曰文子昔書誠如柳子厚所云駁書也
然不獨其文聚斂而成亦黃老名法儒墨諸家各
以其說入之氣脉皆不相應其稱平王者徃徃是
楚平王序者以爲周平王時人非也

陳氏曰按志有文子九篇老子弟子與孔子同時
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又按史記貨殖傳
徐廣注計然范蠡師名研裴駙曰計然葵邱灘上
人姓辛字文子默希子引以爲據然自班固時已

疑其依託况未必當時本書乎至以文子爲計然
之字尤不可考信

墨希子注文子十二卷

鼂氏曰墨希子者唐徐靈府自號也靈府謂文子

周平王時人

朱元注文子十二卷

鼂氏曰唐朱元注缺府言一篇或取默注補焉

張湛注列子八卷

鼂氏曰鄭列禦寇撰劉向校定八篇云繆公時人
學本於黃帝老子清虛無爲務崇不競其寓言與

莊周類晉張湛注唐號冲靈真經景德中加至德
之號力命篇言壽夭不存於葆養窮達不繫於智
力皆天之命楊朱篇言耳目之欲而不卹生之危
縱酒色之娛而不顧名之醜是之謂制命於內劉
宋向以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言予以道家之學本
謂世衰道喪物僞滋起或騁智力以圖利不知張
毅之走高門竟以病殞或背天真以徇名不知伯
夷之在首陽因以餒終是以兩皆排擯欲使好利
者不巧詐以干命好名者不矯妄以失性矣非不
同也雖然儒者之道則異乎是雖知壽夭窮達非

人力也必修身以俟焉以爲立巖墻之下而死者
非正命也知耳目之於聲色有性焉以爲其樂也
外而不易吾內嗚呼以此自爲則爲愛己以此教
人則爲愛人儒者之道所以萬世而無弊歎

河東柳氏辯列子曰劉向古稱博極羣書然其錄
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
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鄧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
此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楚悼王四年圍鄭鄭殺
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安王三
年秦惠王韓烈侯趙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

燕釐公五年

釐古文
僖字

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魯

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為鄭耶不然

何乖錯至如是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言穆公

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

要之莊周為放依其辭

放方
往切

其稱夏棘徂公紀消

子

消音
省

季咸等皆出列子不可盡紀雖不概於孔

子道然其虛泊寥廓居亂世遠於利禍不得逮於

身而其心不窮易之遁世無悶者其近是歟余故

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少為作好文者可

廢耶其揚朱力命

列子
篇名

疑其揚子書其言魏牟孔

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之

多異術也讀焉者慎取之而已矣

石林葉氏曰列子天瑞黃帝兩篇皆其至理之極

盡言之而不隱故與佛書直相表裏所謂莊語者

也自周穆王以後始漸縱弛談譎縱橫惟其所欲

言蓋慮後人淺狹難與直言正理則設為詭辭以

激之劉向弗悟遂以為不似一家之書張湛微知

之至於逐事為注則又多迷失然能知其近佛是

時佛經到中國者尚未多亦不易得矣要之讀老

氏莊列三書皆不可正以言求其間自有莊語有

荒唐之辭如佛氏至唐禪宗自作一種語自與諸
經不類亦此意也尚未多亦不見晉宋要之語
容齋洪氏隨筆曰列子書事簡勁宏妙多出莊子
之右其言惠盎見宋康王說勇有力一段語宛轉
四反非數百言曲而暢之不能了而潔淨粹白如
此後人筆力渠可復到耶此語亦其詞
朱子語錄曰列子平淡疎曠孟子莊子文章皆
好列子便有迂僻處左氏亦然皆好高而少事實
因言列子語佛氏多用之莊子全寫列子又變得
峻奇列子語溫純柳子厚常稱之亦其詞

高氏子略曰太史公史殊不傳列子如莊周所載
許由務光之事漢去古未遠也許由務光往往可
稽遷猶疑之所謂禦寇之說獨見於寓言耳遷於
此詎得不致疑耶周之末篇敘墨翟禽滑釐慎到
田駢關尹之徒以及於周而禦寇獨不在其列豈
禦寇者其亦所謂鴻蒙列缺者歟然則是書與莊
子合者十七章其間尤有淺近迂僻者特出於後
人會萃而成之耳至於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言
而自信不化而自行此故有及於佛而世尤疑之
夫天毒之國紀於山海竺乾之師聞於柱史此楊

文公之文也佛之爲教已見於是何待於此時乎
然其可疑可怪者不在此也

列子釋文二卷

鼂氏曰唐殷敬順撰敬順嘗爲當塗丞

郭象注莊子十卷

鼂氏曰莊周撰郭象注周爲蒙漆園吏按漢書志
本五十二篇晉向秀郭象合爲三十三篇內篇八
外篇十五雜篇十一唐世號南華真經自孔子沒
天下之道術日散老聃始著書垂世而虛無自然
之論起周又從而羽翼之掊擊百世之聖人殫殘

天下之聖法而不忌其言可謂反道矣自荀卿揚
雄以來諸儒莫不闕之而放者猶謂自游方之外
尊其學以自肆於是乎禮教大壞戎狄亂華而天
下橫流兩晉之禍是已自熙寧元豐之後學者用
意過中見其書末篇論天下之道術雖老聃與其
身皆列之爲一家而不及孔子莫不以爲陽訛孔
子而陰尊焉遂引而內之殊不察其言之指歸宗
老氏邪宗孔氏邪旣曰宗老氏矣詎有陰助孔子
之理也邪至其論道術而有是言蓋不得已耳夫
盜之暴也又何嘗不知主人之爲主人邪顧可以

其智及此遂以爲尊我開關揖而進之乎竊懼夫
禍之過乎兩晉也
東坡蘇氏莊子祠堂記曰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
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窺然要本歸於老子
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
盜蹠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
莊子之粗者余以爲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
爲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
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
者以僕爲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爲事公子之法亦

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子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
之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
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
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爲一家而孔子
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余嘗疑盜蹠漁父則若真
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漏不入於道反覆
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
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
若不足陽子居蹙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
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

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蹠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申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辯凡分章各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之本意

朱子語錄曰莊列亦似會點底意思他也不是專學老子吾儒書他都看來不知如何被他瞞見這箇物事便放浪去了今禪學也是恁地列莊本楊朱之學故其書多引其語莊子說子之於親也命

也不可解於心至臣之於君則曰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他看得那君臣之義却似是逃不得不奈何須着臣伏他更無一箇自然相胥爲一體處可怪故孟子以爲無君此類是也 又莊子比列子見較高氣較豪他是事事識得又却蹴踏了以爲不足爲列子却有規矩問莊子孟子同時何不會相遇又不聞相道及先生曰莊子當時也無人宗之他只是在僻處自說孟子平生足跡只在齊魯滕大梁之間不會過大梁之南莊子自是楚人想見聲聞止於梁而止然當時南方亦多異端

如陳良之類是也
陳氏曰按晉郭象傳向秀解莊子未竟而卒頗有別本遷流象竊以爲已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點定文句而已其後秀義別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然向義今不傳但時見陸氏釋文

莊子音義三卷

陳氏曰唐陸德明撰卽經典釋文二十六至二十八卷

成元英莊子疏二十三卷

鼂氏曰唐道士成元英撰本郭象注爲之疏義元英字子實陝州人隱居東海貞觀五年召至京師加號西華法師永徽中流郁州不知坐何事書成道士元慶邀文學賈鼎就授大義序云周字子休師長桑公子內篇理深故別立篇目外篇雜篇其題取篇目二字而已

文如海莊子疏十卷

鼂氏曰唐文如海撰如海明皇時道士也以郭象注放乎自然而絕學習失莊生之旨因再爲之解凡九萬餘言

呂吉甫注莊子十卷

鼂氏曰皇朝呂惠卿撰吉甫惠卿字也元豐七年先表進內篇餘續成之

王元澤注莊子十卷

鼂氏曰皇朝王雱字元澤撰

東坡廣成子解一卷

鼂氏曰皇朝蘇軾撰取莊子中黃帝問道於廣成子一章爲之解景迂嘗難之其序略曰某晚玷先生薦賢中安敢與先生異論然先生許我不苟同翰墨具在

鵩冠子八卷

鼂氏曰班固載鵩冠子楚人居深山以鵩羽爲冠著書一篇因以名之至唐韓愈稱愛其博選學問篇而柳宗元以其多取賈誼鵬賦非斥之按四庫書目鵩冠子三十六篇與愈合已非漢志之舊今書乃八卷前三卷十三篇與今所傳墨子書同中三卷十九篇愈所稱兩卷皆在宗元非之者篇名世兵亦在後兩卷有十九論多稱引漢以後事皆後人雜亂附益之今削去前後五卷止存十九篇庶得其真其詞雜黃老刑名意皆淺鄙宗元之評

蓋不誣其其隨錄黃朱原谷意皆為編宗之文
昌黎韓愈讀鵠冠子曰鵠冠子十九篇其詞雜黃
老刑名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使其人遇
時授其道而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學問篇稱賤
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余三讀其詞
而悲之文字脫謬為之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滅
者二十有二注十有二字云

河東柳氏辯鵠冠子曰余讀賈誼鵬賦嘉其詞而
學者以為盡出鵠冠子

鵠冠子十九篇論三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道其世兵

鵠冠子
賦相亂

余往來京師求鵠冠子無所見至長沙

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也惟誼所引用為美餘
無可者吾意好事者偽為其書反用鵬賦以文飾
之非誼有取之決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
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不稱鵠冠子遷號
為博極羣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假令
真有鵠冠子書亦必不取鵬賦以充入之者何以
知其然邪曰不類蓋此世文特固曰不取鵬賦
高氏子畧曰列仙傳曰鵠冠子楚人隱居著書言
道家事則盡出於黃老矣其書有曰小人事其君
務蔽其明塞其聰乘其威以灼熱天下天高不難

追有福不可請有禍不可違其言如此是蓋未能
忘情於斯世者然黃朱矣其書亦曰小人專其
周氏涉筆曰韓文讀鵝冠子僅表出首篇四稽五
至末章一壺千金蓋此外文勢闕自不足錄柳子
厚則斷然以爲非矣按王鈇篇所載全用楚制又
似非賈誼後所爲先王比閭起教鄉遂達才道廣
法寬尊上帥下君師之義然也今自五長里有司
扁長鄉師縣嗇夫郡大夫遞相傳告以及柱國令
尹然動輒有誅柱國滅門令尹斬首舉國上下相
持如束濕而三事六官亦皆非所取通與編氓用

三尺法此何典也處士山林談道可也乃妄論王
政何哉

陳氏曰陸佃解今書十九篇韓吏部稱十有六篇
故陸謂其非全韓公頗道其書而柳以盡鄙淺言
自今考之柳說爲長
崇文總目今書十五篇述三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道
唐世嘗辯此書後出非古所謂鵝冠子者

亢倉子二卷

鼂氏曰唐柳宗元曰太史公爲莊周列傳稱其爲
書畏累亢倉子皆空言無事實今世有亢倉子書

其首篇出莊子而益以庸言蓋周所云者尚不能
有事實又况取其語而益之者其爲空言尤也劉
向班固錄書無亢倉子而今之爲術者乃始爲之
傳注以教於世不亦惑乎按唐天寶元年詔號亢
倉子爲洞靈真經然求之不獲襄陽處士王士元
謂莊子作庚桑子太史公列子作亢倉子其實一
也取諸子文義類者補其亡今此書乃士元補亡
者宗元不知其故而遽詆之可見其銳於譏議也
其書多作古文奇字豈內不足者必假外飾歟何
欒註

高氏子畧曰開元天寶間天子方鄉道家者流之
說尊表老氏莊列又以亢桑子號洞靈真經既不
知其人之仙否又不識其書之可經一旦表而出
之固未始有此書也處士王褒乃趨世好迫上意
撰而獻之今讀其篇往往采諸列子文子又采呂
氏春秋新序說苑又時采諸戴氏禮源流不一往
往論殊而辭異可謂雜而不純濫而不實者矣
周氏涉筆曰庚桑楚固寓言然所居以忘言化俗
以醇和感天今所著切切用誅罰政術蓋全未識
庚桑者其稱危代以文章取士剪巧綺濫益至正

指唐事又補賊廣引俟赦率是獄案文書又一鄉
一縣一州被青紫章服皆近制既爲唐人短淺者
無書不煩子厚掇擊也惟農道一書可讀自合孤
行
陳氏曰首篇所載與莊子庚桑楚同亢倉者庚桑
聲之變也崇文總目凡九篇

關尹子九卷

陳氏曰周關令尹喜蓋與老子同時啟老子著書
言道德者按漢志有關尹子九篇而隋唐及國史
志皆不著錄意其書亡久矣徐藏子禮得之於永

嘉孫定首載劉向校定序末有葛洪後序未知孫
定從何傳授殆皆依託也序亦不類向文

素書一卷

鼂氏曰題黃石公著凡合千三百六十六言其書
言治國治家治身之道龐雜無統蓋采諸書以成
之者也

陳氏曰後人傳會依託以爲之者

無盡居士注素書一卷

鼂氏曰皇朝張商英注商英稱素書凡六篇按漢
書黃石公圯上授子房世人多以三畧爲是蓋誤

也晉亂有盜發子房塚玉枕中獲此書商英之言
世未有信之者商英出商英撰素書凡六篇其
士賢注陰符經一卷李筌注陰符經一卷

鼂氏曰唐少室山人布衣李筌註云陰符經者黃
帝之書或曰受之廣成子或曰受之元女或曰黃
帝與風后玉女論陰陽六甲退而自著其事陰者
暗也符者合也天機暗合於事機故曰陰符皇朝
黃庭堅魯直嘗跋其後云陰符出於李筌熟讀其
文知非黃帝書也蓋欲其文奇古反詭譎不經蓋
糅雜兵家語又妄說太公范蠡鬼谷張良諸葛亮

訓註尤可笑惜不經柳子厚一掊擊也

朱子語錄問邱主簿進黃帝陰符經傳先生說握

奇經等文字恐非黃帝作唐李筌爲之聖賢言語

外自平正却無曉欵如許今以此爲古字蓋當辨歟書

崇文總目自太公而下註傳尤多今集諸家之說合

爲一書若太公范蠡鬼谷子諸葛亮張良李筌李合

李鑒李銳楊晟凡十一家自淳風以下皆唐人又有

傳曰者不詳何代人太公之書世遠不傳張良本傳

不云著書二說疑後人假托云又有陰符經敘一卷

不詳何代人敘集太公以後爲陰符經註者凡六家

并以惠光嗣等傳附之以爲說劍鍊秘旨卷六案
陰符機一卷一爲說劍鍊秘旨卷六案
崇文總目唐李靖撰以謂陰符者應機制變之書破
演其說爲陰符機又有勢滋及論合三篇唐人又言
陰符經太無傳一卷陰符經辯合論一卷李筌李合
崇文總目唐張果傳或曰果於道藏得此傳不詳何
代人所作因編次而正之今別爲古字蓋當時道書
所得之本也李筌李合
陰符經正義一卷
崇文總目唐韋洪撰

陰符經要義一卷陰符經小解一卷

崇文總目題云元解先生撰不詳何代人

天機子一卷

鼂氏曰不著撰人凡二十五篇或曰一名陰符二
十四機諸葛亮撰予觀其詞旨殆李筌所爲爾托
無名之孔明也載道藏中

陰符元機一卷

崇文總目唐李筌撰自號少室山達觀子筌好神仙
嘗於嵩山虎口岩石壁得黃石陰符本題云魏道士
寇謙之傳諸名山筌雖畧抄記而未曉其義後入秦

驪山逢老母傳授經也監察御史新安朱安國註此
崇書出於李筌云得於驪山老母舊志列於道家安
國謂國以爲兵書之祖要之非古書也

無能子三卷

鼂氏曰不著撰人唐光啟三年天子在褒寓三輔
景氏舍成書三十篇述老莊自然之旨總目錄之

道家

陳氏曰唐志云光啟間隱民蓋其自敘

四子治國樞要四卷

鼂氏曰唐范乾九集四子謂莊子文子列子亢倉

子其意以爲黃老之道內足以修身外足以治國
者分爲二十門

元真子外篇三卷

陳氏曰唐隱士金華張志和撰唐元真十二卷今
纔三卷非全書也既曰外篇則必有內篇矣志和
事跡詳見余所集碑傳

莊子十論一卷

陳氏曰題李士表撰未詳何人

東月日歐李士表封未嘗何人
其千十篇一卷

事相籍具余復兼野典

錄三卷非全書也自曰伏錄四必自內論矣志時

刺刃日出烈工金華志味對書云真十二卷全

云真千以錄三卷

書全為二十四

其意以爲黃字之敵內以以參長快以以奇國

文獻通考卷第二百五十樂四千譜賦千文千賦千京會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十二

鄱 陽 馬 端 臨 貴 與 著

經籍考三十九

子 法家 名家 墨家 從橫家

漢藝文志法家者流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
易曰先王以明罰勅法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爲之則
無教化去仁恩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
親傷恩厚薄

漢志十家二百一十七篇

隋志六部合七十二卷

乾隆十二年校刊

經籍三十九

